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一百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三十四首

戚少保

別十稔而會三江歸則霍然病已往歲作無遮大會葢自秋及臘始周拜命招提如奉希有承徵辭爲陳使君壽僕雅多快快願藉此一發之既不能辭又不欲應文塞責使者請先畢浙役而後索書還報僕以爲然歲杪再辱貺命之申則弇州公錄草先至業已歌舞而御之心矣只此一篇足爲僕數百千歲使至

而喜可知長公比來稱貸以益供需先後損貺殊厚
即欲望人之腹奈何至封股耶僕倍庭闈生日安忍
受賀備在夙昔不敢槩辭于時先接驛書知得一解
上將軍印彼以折折求勝不難蹻足避之否則投諸
南鄰其群吠猶北里也夫自古謀國之士豈無伊傅
周召若而人蕭何鄧禹若而人諸葛忠武若而人房
杜韓范若而人藉令志無不伸言無不用同類無不
悉舉同事無不協和則成周炎漢而下至今猶存雖
有神智莫得其學矣此皆置之勿論第以歸計籌之
歸必取道浙中僕必相期一別其在省會則彼此有

他凡百由人徒茲騷驛過此以往宜莫如京口三山
相與艤船金焦北固之間可作十日布衣之飲而後
言別第不知何時得代何時可過嚴陵願先示期不
佞二三兄弟束裝以待長公果不忘白嶽誠願一過
菟裘第輜重倍行間關深阻多所不便乞更裁之游
山公壽言此操筆復多隱忍此時側目者不少難爲
言哉方生病狀若何幸而無恙能相從蓬萊否即不
能往亦須至浙別之

又

頃專力詣弇翁申來玉之約傳言少保公微服過吳

會宵不相聞僕竊疑之豈其悻悻然為是恝也人自玉山來者云方望見前茅旦晏得使者書與所聞合金焦分手僕有成言長公不薄匪人不鄙深阻不避毒熱不弃孤窮直將御肩輿屏法駕歷五百里而惠顧之所不負韊矢以逆郊坰非夫也第時方溽暑非有程期願暫息武林避此三伏竢秋風起長公乃發吳山于時僕帥二三兄弟相期于弇園為十日布衣之飲飲畢解纜仍以三山作河梁蓋長公可免此行僕則不能無往矣疇昔長公得意僕能再行即令勇退急流意無不得自俗子眼孔不無炎涼此時將謂

僕自輕則先行益爲不自重較然矣儻以僕二三兄弟羞蔀屋而恥樽罍直欲柅輕車無地主禮則青芻白飯如書中僕馬足供柰何敢固辟也南郭捌一新居謹懸榻以待郡大夫濟南人也慕長公特甚不妨一見之枋人泊錢塘當再遣一急足傳示進止藉少駐武林則以中秋集弇園爲續西湖勝事如三天子都望長公物色久矣計期當以七月下澣郊勞八月上旬隨行約竢面盡

又

春二月携弱弟東游嵇後期者八閱月矣山河文物

今昔不娣弟不及長公與俱令人怏怏弱弟就醫京
口因而避暑焦山蓬萊使者齋問及之欣戚交至蓋
得公竟衆生事乃知韞櫝者務深藏顧棞內無他諸
子含定矣無祿次公即世則公手足之戚未央手狀
讀之一一皆不佞所習聞一一皆公所實錄無佚事
無溢言此爲父兄子臣之鵠也雖篇中稍可潤色惴
以粉繪失公至情至言無文文之至也志銘悉按狀
隱括亦惟傳信爲兢兢第此中索宿債者無慮如千
人取辨倉皇殆孱命且不避留使者近踰月止止堂
集序因併上之近得王相如書閒來兵督撫方急宿

將旦夕且推轂之果然則膏車且北矣則不佞不能
勸駕又何敢留行庶幾未盡之年猶及公之裂土未
可知也弱弟病未良已私計猶或薰心頂因王必迪
奉書得專達否厚幣及於草莽卻則不恭垂橐江關
萬不報一計公無以縟節爲也東面主臣

又

始僕從公在事則皆壯夫覩彊而艾而耆不啻萬里
計公自此而南滅倭北滅虜直將耰鋤沙漠罷戍守
而寢轉輸僕或以完土而分成功殆亦庶幾乎社稷
之役斑白而後掛玄武冠相與作方外游僊方佛矣

及公獨用最久緒　上知最深先虜伐誅匈奴不戰而詘衛霍無論已第康莊什一跳足則皆羊腸未及半塗不旋踵而廢矣指使之年忽焉已至壯猷謂何僕以知命告歸殆亦知難而退然此直爲彊埸計耳乃若釋我重負佚我餘年東海之東左輔之左汪洋恣視赤松白社猶且早之天瞇兩人何熒熒也僕以犬馬之齒先公者三年公自粵而還之音視艾視彊有加無已往公去新都而還故國心竊自盟又明年當遣兒擇求穀城之詞進圯橋之履誓無爽言也

陳海山使君

少保遣材官以良月至蓋抵不佞致辭壽翁不佞生平怏怏者幸因此而一發之敢不敬諾屬羣林方作佛事不佞主盟三冬咸宿招提蜡日始罷則不佞及耆之日至又復紛紛上元後尚無駒隙可乘茲始從事日者方生面不佞得起居狀差詳翁未及老田横氏則頎祝之使翁得寬遲暮儷儷故鄉横之德也彼其之子宜未及老而今安在哉時事置之勿談即一談不足以入巢父之耳功成身退此於少保固當第掛髀寧忘鉅鹿歐楨伯得謝翁亦得朋不佞二三兄弟近與幷州益親顧相去千里而遠無若兩君子同

里之産耶少保北歸計及執手錢塘之第河梁天限雖牛女亦若參辰壽之日顧翁東嚮引爵者三納千秋里人之壽

王次公

驛聞次公起閩屬黃舍人寓書者再其一勸駕其一爲嚴瀨之期行者稽程卒皆未達聞諸道路佁人已度玉山時方大會肇林追送弗及歲杪長公使至儼然將貺命之次公既迫膏秣不廢匪頒懷昔撫今津津然而齒犬馬望三山稽九首不啻面承使者東歸無繇陳謝歲當大比校士爲勞時而周巡即一介不

能特達妻弟以材官守閫者爲蔣元均彼方待命會城庶可因而紹介三原公相矣再不得請且行長公高臥自如計非蒲輪所能致翩翩連茹計必緩長公而急次公既畢賓與指南且依北斗矣秋後將挾家弟尋來玉之盟計得從容弇山爲十日布衣歡誠願次公應召與行會不亦天幸乎哉有懷願言不盡覼縷

許相公

我 國家相新都自 今上始相公相矣都人士庶可屬饜項之聚訟盈庭幾搖國是不佞褊心人也直

將奉吾鄉赤幟退而避之三天子都幸賴　主上聖明罔疐定矣相公留矣心休休而歩几几無瑕德音夫然而後知不佞未免爲鄉人　主上之聖益聖謀國者之忠益忠矣宛使歸後不遑夾第上書要所願言率不越此家食十稔奄忽及耆歲杪從諸父老蜡里中汙杯之風具在憶昔都門始艾不啻雲泥野鹿標枝各適其適于不佞足矣周御史召還就不佞言別于畤野無遺直其出相公所推轂者居多御史以鄉曲後生感踰百倍於其行也紹介一牘布之相公相門吉祥輳集夙昔備在胕腑寧詎抗䟽節而自高

竊惟古人貴相知心無用繁縟相公寬其椎表諒其柴中矣國家大體草莽不敢與聞惟善爲柱石加餐不勝至願

周侍御

僕居邑里雅以道義受知相公非直肺腑以也自大拜後通問久疏自惟志在山林何關廊廟自任疏節非敢抗而爲高政府衡石群材似亦當察於此而慎辨之矣此意未嘗自白因教言所及聊一申之鄙人未老而衰得休爲幸萬毋以儻然者相調也河南道司大計今之吏治公目擊之若析秋毫彼諸上官之

所程什不得五然其弊源在上不在下在内不在外
願以靜中所燭照者計之

呂相公

夙昔以下劑投大冶相公乃置之鑪錘之間卒令無
厚之材少規一割之用領郡而出違顏奄及三十年
相公食邑東山特蒙　天子存問視後至者有如潮
汐不啻風波固天佚之抑亦天申之人謀宜不及此
昆既得請歸省尋以毀瘠阽危仰藉寵靈猶幸須臾
無死平交悉絶聞問寧詎敢為所尊者瀆邪游倦西
歸長公恵臨東省于時痼疾復作無能曳長裾而趨

相門逝將東芻無能一奠太君遙几蹤飾甚矣遘
病滋甚醫緩之技且單毋一措思逼昔不寐使命迫
至極知以逮賊爲榮命不敢方力不勝疾稽使旬月
屬草苟完嚮往大方猶醯雞之睹海若耳辱命無所
逃罪謹席槀待之附使以報先施兼謝不敏私布百
不及一無任主臣

周公瑕

是月鄉人至自吳閶乃傳郎君凶問果然哉吾丈老
西河憂在四世顧猶念及不佞二三兄弟問之遺之
發書竟相顧霑襟寧遽謂涕之無從也嗟乎羊舌氏

之祀賴肸以存吾丈名髙今之叔向百世固當尸祝無問烝嘗八月西歸誓將信宿山齋髙譚物外抑或同舟入浙爲汗漫游勿復規規然作蟪蛄計吾丈能俯而就之乎茲戒急足奉起居萬萬爲吾儕寛解不腆將之箋几併乞麾存

趙御史大夫

頃遇楊人幸一接履耳屬謦欬莫非德音翁既入朝力持二三大議定國是距波流卒折其東去泰去甚則仁人之言之利之溥也槩翁夙昔命世曾不足以當緒餘時然後言其斯爲紀綱之臣社稷之役也不

佞越在芦葬未敢以竿牘自通屬舊知周直指召槑
肅狀紹介私布于時野無遺直相從不啻風雲頃聞
從祀議定首文成公　九重枚卜夾輔之臣與論翠
借公為重此皆吾道之希覯即畎畆不忘喜心周直
指有志先民正直忠厚亦吾黨之可與進者也　國
家大計鯫生不敢與聞惟善為柱石加餐不勝至願

龔侍御

昔在都門快覩六翮青雲之上心竊以為希有足當
當世羽儀不佞既得寧親十年僅免于草土明公方
澄清閩海面　辱告成閩海亦為不佞舊游其俗多

口都人士自彼中至莫不戴日月而懍氷霜南國藉
高廟之靈則以明公按部先聲所溥圻內昭蘇不佞
備在一日之知聞此而喜可知也路車方在里門無
從紹介寸心之敬其何敢將適吳與章進士謁分守
李公取道入婺不佞懼將自絕謹附竿牘以通姓名
冒干尊重

屠長卿

當世稱人文者首浙稱論著者首四明乃若都命世
當名家則惟足下蓋自足下始通籍業已從都人士
得公名比居由拳從梓人得公集既又從沈太史得

公品從王弇州得公騰驤滅沒之材疇昔有事弇州
公拜蘭臺命矣弇州盱衡東顧則以其爾爽見奇不
佞竊竊然之其殆未盡要以典謨風雅不恃偏長
鍾呂于𢈔不出一律羅則星斗瀉則江河國士無雙
則足下有餘力矣私心嚮往願宰多財郡司理龍君
御還新都猥辱提命榮施衮斑亹亹千言重以陽春
洋洋盈耳不弃不佞之不類引手而登之壇坫之間
田安平復七十城西面而事一卒蓋此類也否則公
非延陵相者寧用擧肥爲哉家食以來都使絕跡閒
公方中彈射人人願得貝錦而車裂之不佞竊以爲

非常之人宜必有非常之事彼已之子貔虎將不食其餘天飛泥蟠不失爲神物何以故非常故也于時沈嘉則見客擬附報書傳言足下爲逍遥遊終不易徐徐而從悻悻既聞秕駕爲紹介未遑竊計入秋故與弇州有期瀕行將發一介行李待公西湖之上筮日得八月之望將帥家弟而東不虞仲氏病孱肉削足痿跬步之不能發矣君御方急足下特走詹生執輿於虎林惟是黄山白岳之靈待公久矣不佞二三兄弟欣爲執鞭夫以眾阻一區誠不足以奉車轍第白雲紅樹秋色宜人十月之交即一舉趾一寓目率皆良

工繪事君御楚産方作宋玉之悲願足下挾浙江潮
乘輿而至霍然解之亦一奇也詹生奉使行迫未敢
以幣交長歌未賡尚需嗣響執手伊邇不盡願言

龍伯貞

天假仲君賚吾郡而太公坐鎮郡中于時介不拂根
屨不容戶不佞雖在夙昔未嘗敢以竿牘自通仲君
將命命之課以貴陽公墓表奄忽五稔竟坐因循及
太公佐理衛邦仲君出入再覲比還郡申命先施雖
緩執言不佞即九死無以逃諾責近始戮力具艸惴
惴愈將不勝屬郡使行託之紹介公家世德龍固則

貴陽公爲之開先不使言不雅馴無能揚扢萬一太
公長者庶幾矜不能而舍之仲君天步翩翩挾扶搖
而探淇滓綽有餘力不使幸得割牲于社殆將屆饗
淇澳漪漪有懷君子

廖衢州

都門一別歲星且周僕辭苦塊而竊餘生衰白奄奄
至矣君侯積薪白下近始專城要以吾儕業在無生
視升沉不足以當泡沫耳君侯居南中以業白著諸
白足能娓娓道之高弟周康父過肇林乃承君侯下
問一物無頭無尾誠莫得其始終不究竟即究竟言

究竟即非究竟也學人直託名無學畢棄言筌將一
秋且未遑澠淄何辨君侯盡吸西江之水冷煖自知
即僕有胷無心何敢致詰第當世之為口實者二甲
則淨土高則台宗揆諸最上一乘懼猶天地懸隔君
侯具正法眼固當翻窠臼而劈落藩籬倘愍衆生為之
說法即僕不能分坐隅半席幸然作獅子吼而震動
之八月將入浙觀濤計此時君侯有事棘院比徹棘
僕且東矣無繇把臂臨風惘然

胡元瑞

頃就沈純甫遲足下烟雨樓九之日就喻邦相遲足

下二高峰之上竟闕面別悵悵于今往訂春遊之期則胡總戎為東道主其冬總戎報罷計涉海為難是秋與王長公有來玉之盟竊卜一把臂于嚴瀨蔡生至得尊翁暨足下問遺德盛而禮恭辭溫而幣重不佞何修得此往年祗事淨土歲杪乃周生得及耆遂勤四方之客迄今猶僕僕也家弟善病日甚方抵長桑君而即圖之蔡生怏怏而歸莫能供其扉屨來詩溢喜而多譽不佞則何以堪冗奉報章主臣無任

又

戚少保入新都拜問遺之辱適家弟病瘵竟爽成言

足下遞舉子始徐卿聞此而喜可知也從景升得尺一重以新詩出入袞中字猶未滅頃與李柰知有柯山之約會季兒大婚及期歸舟泝漸江痼疾復作由嚴瀨而望瀫水如隅明河朱廣文爲白岳游復屬詩書卻寄力疾僅得一見勉布感悰兄弟具在病鄉百爾縻詘陽春寡和其如力不任何比年有所願言未遑商確尚胥後會博士索書倉卒幸勿以疏節督過之

王大司馬

春王正月尋盟弇州于時以弱弟俱取道就醫京口

歸塗憚暑屏跡焦山材官自楚入新都盖迂迴百舍
而始及旣命情文高厚洋洋充斥兩闈即釋五濁而
饗清涼登三危而曆沆瀣方斯蔑奕遼東大捷用告
郊廟神祇天府元功即珥貂珮玉不啻也傾耳江介
以待驛書祥發熊羆尚稽旦暮三秋一日日幾幾望
之麟趾螽斯仁者昌後天人遠邇寧異道哉不佞急
在鶺鴒弱弟一疾且痼族醫迄難底績其將如手足
何八月觀濤即反西棹自是懸境外之車矣故佞尚
卧東海灰心將不復然報捷以求舊而詭使之疆場
之幸也潘生汲汲報命留催坐後期屬不佞疆課五章

適莫廷韓見過刺促作圑扇面此君繪事當代擅場而弱弟所奉何震印章亦稱絕技一時偶集騄致濡遲罪此之由非潘生以也即次無以將敬直以死年而當瓊瑶極知不讎有靦顏厚副封私布縷縷惟高

明鑒之

又

承議太公堂坊之役待時而行不佞竊附通家緩急惟命頃越君子在事蔑元敬而紛更之一切章程什去其五元戎遞代鑿枘不謀且掣肘居多什去七八傳聞秦肥伉視越瘠嘖有煩言此曹仍就羈縻直爲

糊口計耳要以血戰率非行間舊人且訓練久疏用之未必有賴第恐疾之已甚彼將不堪萬一生心禍機發矣近聞開府顧公在薊此曹猶復歸心乃今控馭拊循是在幕府此時尅核太至減省滋多庚司以此相先承順風旨竊謂肩脊重地宜懷永圖藉令工于自謀幸目前以逭多口儻然猝起意外曾何及於噬臍謀國謂何義不容恝元敬交游故廣歸附如雲往往持一札來漫無可否卒之游困而去德邪怨邪彼且以密邇京師不欲顯距顯距者怨淺久困者怨深此不待智者可知也潘生材非脫穎幸處囊中

闡諸裏言必藉實級爲之地愛而欲加諸滕曾何足
云承指鄉方業已寓書寧遠第枯株散木惡用不急
之言幸然自上下之敢不唯唯比年伏枕舊業率多
遺亡近始底寧歸將收輯全集明公力任授梓夙有
成言督府少借須臾敢冒以請計且入掌邦政更脅
後圖瑣瑣主臣什不盡一

顧開府

越人自薊門將命還報辭溫幣重心目充盈古之論
交傾盖賢于白首即不佞無似明公則其人乎出鎭
三韓不遑脩賀遼陽大捷用告　郊廟神祇儲在庸

公無論上賞不佞春下吳會尋盟弇州載弱弟俱因而就醫京口歸塗觸熱避暑焦山適督府遣材官逺存是爲不佞門人潘廷試來書云俟其報命即遣入遼竊喜紹介可乘因詩亟問江淮水溢二麥不秋兼聞吳楚之間竝傷稼事西北三時不雨邊人糠粃不饜豐歉乘除即藿食猶多郤慮明公雅以先憂自任輒復緩頰以聞千山拳石一區的然作青蓮宇猥云足跡所及無此神奇熊軾東巡曾一褰帷否也

蹇督府

昔在癸未不佞兄弟故有弇山之期及聞翁自吳會

入薊門幸與行會屬弱弟病瘵覓逆遛不果行尋走一介恃達江關則前茅北矣薊門當　輦轂下坐鎮内史部中保釐東郊居然周畢事也重以隆上都捍北鄙金城天府恃以爲安開府之身則　宗廟社稷之身也鄙人嘗以奉使至斯其舊游乃今翁在行間即山川改色五兵六纛不亦霜飛星爛乎哉春暮尋盟且携弱弟就醫京口歸途憚暑屏跡焦山適督府遣材官遠存遺者爲不佞門人潘廷試廷試遣行報命紹介可秉敬奉起居私布悃款江淮水溢災我宋年乃今原隰瀰漫又將害稼聞直北三時不雨邊士

嗸嗸翁任先憂獨勞耆目鄙人越在艸莽願儆帝力以終餘年咫尺不具陳侑楲附上

不二上人

休寧人從座下來承手札兼以大士像知凡夫猶存注念感之重之自戊寅以來日嬰疾苦大期伊迩如牽牛而就屠家欲叩真詮邈不相及札中四故絫諦在焉然內團心不敢妄億茲屬休寧程生朝謁附布區區

張太史

家食以來都使絕跡詞內方徯公于夢卜不佞不啻

日幾幾望之蹔見戴匡南徙郎位有目者率自以爲眯也不佞盖瞋然不知所云徂夏就醫三山幸與金陵密邇聞公如南省將脊命於國門尋閒以文事行竟無繇通一札自是則不佞兄弟疾苦相乘顧嚮往終不能忘謹介舊材官問起居狀乃今政由 上出右文學而覲儒臣公受 上知有年一旦而左則何以故譬之日月讁則見其食復則仰其更重光重輪固自若也 上方銳意法 祖秉全智而無成心東吴徐公西蜀趙使一蹶而起率以相業並聞上下相濟若和羹者是物也不佞老奄奄至志畢桑榆幸少

須臾猶及見公命世之業則非望之福也

馮開之

淨慈西閣之言賴翁主盟不虞以卜地先行竟虛壇坫清秋蕭爽即游倦尚足稽留重以自翁命之所不從頌者非夫也第季兒婚期既迫將待不佞醮之七之日入冊不任躑躅宣城之事當卜何時倘以歲行猶可侍杖屨也

傅廣居侍御

比年聲跡踔遠僅託神交公遠將上壽姑氏之堂徵里言以命酌力疾從事殊不成章既而將命自京師

辭溫幣重緦緦然若加諸膝不孝則何脩邪驛聞推轂群材濫及無似工師之所寓目不啻鄧林安得櫟社也者而一顧之殆將以無用爲用耳古者受一人之知乃可以死明公則億人兆人之人也不孝即九死奚恤焉攬轡西巡討尺一無由導達公遠則以都使出入相望可代往陳第行部森嚴不敢將幣屬公遠就道私布願言明公眞悟無生當是文殊應化黃金法界儼若獅子舊游北面五臺恨無能持鉢相從耳

王恒叔

自不佞歸省歲星一周驛書希至山中即至亦不敢
復置口耳獨得明公封事則琅琅誦之竊以操國是
若權衡通國體若賈董古稱經世大業其在斯乎比
年背屠長卿啰啰千古閱視當世獨於明公伏膺乃
若不朽之言挾齊秦跨吳楚則又明公之緒餘耳猥
以年力遲暮虛負同時南望赤城無任俛仰春來二
豎為祟伏枕經時不自意使命先施猥自姑孰盥受
五册如奉五尺手之霍然未卒業而有起色聞輶軒
方有事白嶽計猶得供扉屨於倌人比來久以病廢
思悉屏鉛槧顧不敢方命長者竢病良已暫將具草

請裁隣吏遄行卒爾陳謝不具

又

雨集溪渟不遑起居尺牘先施重以遊仙諸什手讀三五若凌千仞而梯五城雲門之瑟緱嶺之笙洋洋盈耳方苦足瘍爲祟安能效邯鄲步邪少需當面陳布狀先謝

弇州公

西行秋以爲期成言具在幸而不爽不使二三兄弟將之嚴瀨以逆楊人聞長公欲避東省而間出餘杭此則東南一蜀道也即車煩馬敝勞將不勝要以深

入冥搜一開混沌山靈望此久矣所過山縣可當遊

廬獨是嶺以西當卜一山家以需即次儻然仲秋命

儔二五之夕胥命白嶽之巔亦一快也

龍君御

千里江關黯然一別分携埶闊兩心同之覬壽後始

歸秋且杪矣歸而病脾病鬲繼以病欬血病痁病瘍

猶席寵靈尚存一息乃今手足如痿心思如棼堅卧

太函勿問人間事矣家弟貫遂成兀者有如狠很相

依曾客廣陵不日始還舊服君侯垂翅而翔故宇奉

二親以歸黃泉府詩情狀若何居身安善若何秖今

續伊誰氏之盟舉伊誰氏之子別業藏書作何部署
興文經國作何探求殆亦不佞汲汲欲與有聞不任
傾耳疇昔决筴是冬當北上補官令且及期行色何
似例有郡文入部猶將發一介入新都否乎濟南公
生祠俎秋完矣蓋倡之者二三有力孰敢不從雲土
甘棠不無八伐即直道之民是在不佞寧詎能爲嗃
矢邪古者升中必藉名岳白嶽登封之始故有夏屋
二楹郡人叩之丁明府將就其中立二碑其左則碑
雲杜公其右則碑君侯遺愛其文則不佞舊草而潤
色之者也塗中諸所投贈計若干篇增入者未增梓

行者未梓大都二豎作惡百爾不遑屬楚使趣行力疾草草取通名耳

呂玉繩

猥辱式閭之再儼然以身下之以幣先之聞命主臣不遑辟易亡匿里社有類鑿坏挾日而歸馬首東矣倏忽再信計程已達宛陵用是專力起居謹布狀陳謝一謝東面願收成命毋爽名一謝先施願反多儀毋傷惠倘然不棄衰暮願納之爲布衣交疇昔忘年皆是物也世方尚口右骨鯁而左雕蟲脫或負俗而行不前則卻彼已俠少率斫斫而吠老成乃若追琢

承家童相命世惟想君一人而已誠願彊立不逐為千古任斯文即老詩無能為徒庶幾旦暮遇之矣質明有事白岳當屬丁氏子繪一箑附三詩上之

徐茂吳

頃役夫行不佞以藥殤而闕問屬俞美長歸陽羨附尺牘申之直指使君乞幕四六成書于時計且卒業倘登廣已具幸以一部寄病夫既越歸來著作饒富亟須郵致以當觀濤美長雄視江東所折節引避者獨君侯耳相見當有品騭願欲樂聞

姚方伯

頃次焦山屬門人方士校奉書專達計無沮格昔貳
戎政夜宿龍華善比丘大千往來頗習少選則少林
法衆上書大宗伯迎大千爲宗師相别十餘年大千
業已西返其門徒以大宗伯陸公碑來告不佞爲之
塔銘乃就吳中勒石屬周公瑕王百谷作書亦希有
事也其門徒真理幼本寺人獨力載碑以歸少林亦
爲勇往第由偃師登陸去少林九十里而遥儻得丁
夫二十四名計六日可達幸隷君侯分部願乞餘力
于大乘且少林道險而汚萊願先遣羽書戒彼中法
衆併力開路庶可無虞君侯方爲廣大化主幸得一

振法音繼往開來亦無量功德也即次草率願上慈
鑒之

瑜那相

君侯東矣秋寓俞公臨一札其猶未達耶札中期以
獻歲戒長兒代起居兒方命熙而女於吳遲遲未發
歲之杪袁非之春履善歸雲間榜人失期竟與尺素
左矣吳使將命筐筒中之重以贈言一章光風在握
直將礫百朋而孤九鼎沈痼爲之霍然宇下失一莫
生殊自可惜不佞兄弟留滯病鄉蒲柳桑榆迴風落
日且迫海內窮交落落獨君侯猶以一聘先之瑯琊

二公不遑閒問久矣長公堅臥能抗再疏否乎弟恐
北轅在門遊方之內自今始次公或當勿藥有懷妬
音于時聶仙翁客太函雅能以一匕肉骨儻然有意
幸以相聞此中方缺監司境內願得君侯當臬程書
且上賓適逢時假令天幸境內而得君侯五陵六郡
大有造矣

李寧遠

君侯建不世功即什一可侯也僅得食邑疇足以爲
什一報邪將種翩翩儼然干城相望　明明在上僴
在世臣鄙人託宿昔之知呫呫自喜功高見忌或相

求多自四國以來未之或免惡以　帝睠滋厚公道滋彰凡在盈庭則皆君侯門士也鄙人數膺未減疢疾頻仍先之不能張殊伐以轢燕然後之不能暴孤忠以杜萋菲即不腆之問不及三韓疏節百端何可僂指適督府遺材官潘廷試存問山中其人爲不佞門人蓋名家子來書候其還報將復遣之服後遼陽因而紹介可乘則鄙人之上願也開府顧公傲儻閎廓國士無雙雅推赤心慨然可共緩急鄙人嚴事之久矣渤海何幸而得之近之大捷上聞用告　郊廟特恩殊錫日幾幾而望驛書奄忽邊秋凡百更需嗣

行

太函集卷之一百二

太函集卷之一百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三十四首

袁大冢宰

里中介程儒士上上書既閱三時得專達否莫春倚弇山之約吳閶幸遇長君上卿之居環堵蕭然如故長君則誠師儉者也不亦濁世之賢公子哉弱弟病脾踰年載之就醫京口歸途憚暑遂匿焦山密邇金陵未敢輙通竿牘兹屬沙門還瓦官寺肅狀起居不肖頃草瓦官寺碑欵借大宗伯之尊以爲宗主兹地原

著古額迄今專事祝釐名正言順而事成頻翁在耳
明歲親携季兒入監庶幾得盡願言茲不具述

王長公

上脩先伯父邺典册車𦉢集祁連二三兄弟竊附子
行夙敦世好旣不能一酹墓下復不能走嵩頭奉赤
牘侈曠典以愜驩心夫豈自絕乎哉二豎子祟之耳
顧家弟病殆自昔歸咎新阡遂受命形家決策改窆
百日始畢藥裡勞悴不支日與二仲言長公自弇山
起矣寥寥聞問無寧以北山見猜承專使將命函中
纚纚宛如宿昔一聞次公起色若懸解而心始寧嫂

夫人少安子舍具在訃當勿藥公方神王即金

啻陸沈況三老受恩最深今茲禮數尤特律以施報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公苐安之蒐裘未爲老也不佞倘不即世願攝五湖而居守之大宗伯公用情肫肫愛人欲加諸膝比來蒙我所不諱繩我所不羈彌縫我所不周推輓我所不利懼于物色者之心而未敢言即未獲我心德我多矣于時久淋害麥斗米百三十錢接壤同災分部遏糴今且傷稼淫雨必亢暘乘之杞人之憂不在四方而在八口幸 高廟之靈足賴願公等裝一奇以救目前騶奴受倩乘使往

還懼以稽程溢價二詩未及煩和姑俟徐徐玄端白簡服在五章比年竹杖麻衣儻然者去之久矣懼不共命一切拜嘉異日者從白下游可先羔鴈二狀另布

又

傷哉次公天折東南一柱矣五內崩裂不啻震于其躬舍弟貫自卧内聞之則仆而僵哽而咽矣吾黨直以臭味相近意氣相投白首同心赤心同膜索之形骸之外奚翅手足肺腑乎哉竊計或有不齊必無蒲柳疇昔焦山言別則神王無如次公既就奉常乃復

請告不佞惑矣迄今四月亦旣有非常之聞東來嗣音尋得無恙舍弟皇皇專力脩門屬從者病不果行申之大侵日不遑暇乃今竟成契濶徒使我不慽于生死交適方建元子嘉樹行附此申慰身後之役謬及不佞其何敢辭顧長公槪述平生即可從事毋敢徼面命爲也承示舍弟故懦可推恩弱嫡舍弟蓄此心久矣不佞懼無前例乃竟寢之公于典故無所不諳願從決筴季秋當東刕之澹圃一哭𡧖公因過秣陵私與公慰勞而返頃爲諸生紹介討必一召而進之丁海陽有事澤宮容嗣布

王大司馬

太上耽耽圻父左昆明而右薊門則以表東海隆上都非旦望不可旣而昆明得謝簡在師中自識旬以及要荒莫不手額以頌明德不佞出入亞旅先後垂四十年矣若楊襄毅譚襄敏二公幸而從事彭彭業業並在兩驂今茲造父負綏得時僞矣超乘而上則其優爲吾黨且爲之揚眉亦千載一時也第尸祝互割贊鼓相搖雖二公已嘗其難此則難之難者也竊謂翁猶承光含景直之無前第奉盤水而進之决浮雲辟不若難則何有彼其勲庸祿位何假綴類而獻

諛顧僻居一隅迄今始得紹介脩賀比來鹿門問病殆及𡾰嵫幸而朝露未晞鬖髿起色家弟仰荷藥物之貺亦幸苟延雖未疾未祛或於司命無忤耳周南麟趾日幾幾望之願藉手司馬門日焚香以祀玄鳥家弟不及聞行者狀竟闕起居兄弟故皆酒徒今俱以疾斷酒它日聞翁舉主罷西酌大斗北面一笑而釂之

又

中丞蹇公專使來命則以翁邊疏成集屬不佞序之誠知石畫弘詞殆難爲序顧鹽梅膠漆寧詎自絕乎

哉即力疾千百言良以塞責阿房合殿安事蘂門要以茅茨土階即蓽門何陋不使孝前孝進直以寓言

技之主臣無任

又

比部舍中兒肅將𠮟命溫厚懇至淪浹何可勝言不自意以稚穢祖禍之夫涔得此于袞衣章甫彼山巨源嵇叔夜猥云有道之交乎哉嶺餉自昔受成覓扞多口賴明公爲之一洗如滅丹書草莽之臣庶無罪悔饗賜多矣兒曹無似不諱其跡盬而見之浦人明公以爲轅下駒也恩斯勤斯不使竊以爲過矣高禖

之祝計當效靈日幾幾望之孔釋二氏翩翩至矣疆場時有瑕釁明公焦勞居多南土無年此中米價三倍即家食食貧不足恤境内謂何不佞卧起如常重聽滋甚籲天而禱顧得及于樂歲終餘年耳

徐少司馬

越在草莽歲星已周即聲跡久疏嚮往彌切蜀脩疆事一借專征竊以狐父析薪如之何其輕用之也翁至徵三萬衆持三月糧露布西來平羌猶振落耳不佞遁從軍旅未嘗聞神速一至于斯千將之材此其一試由是而握樞衡勒鐘鼎直將翹足待之承重使

入新都儼然存問重以勸功之役策駑以當前驅蜀
中作者如林不佞何敢越俎顧專使自數千里謂方
命何且郡大夫程督日嚴不敢引避不虞疾苦日甚
梱内尤深醫療百端不遑力疾從事覊使踰月跼蹐
靡寧計報命業已稽程無所逃罪勉事鉛槧殊不成
章始讀翁疏義核辭文忠敬諒直宛然晁賈國手即
謝少叅君紀事亦自擅場即令不佞庶無疾病將欲
奉薄技于作者間難矣難矣加之衰憊疇能當下駟
乎哉玆具藁附使者行姑逭簿責儻然爲不佞藏短
置而不存德之上也抑或引之繩墨棄其疵瑕

亦其次也如以是加災于石是將獻笑大方不佞惟
矣惟翁體諒之李郭二總戎及朱叅將亦皆宿昔材
官茲得以過爲功非大造宜不及此郎君褎然高舉
何論龍門世家頃失逢迎迄今觖觖讀公奏議竊欲
綴數語于簡端懼益遲遲異日者將附郎君轉達

沈純甫

徂秋相遇吳閶知公浩然有歸志頃瑯琊書至復聞
褒言顧　聖主能遂公之高而當事諸君子不能挽
公之重斯其故蓋難言之矣初擬明春携季兒入監
取道而客觧醒閣中茲不其然異日從游方外耳邵

長孺一旦暴歿傷哉值俞羨長東歸附布私臆入暑痁作繼之手足皆瘍瘍甚未平繼之欬血力疾勒狀百一不盡所欲言美長故嘗受知韋布中最爲第一計公當刮目非復吳下阿蒙

龍伯貞

鄙人家食久矣當棄㢑之時日幾幾而望知人安民之治不虞咎徵一旦譎見三光迺者議及䕫龍竟從左次此非羣望不典孰執其咎哉聞　命初下自耆耋以至吒隸自胡耇以至兒童莫不始而錯愕旣而徬徨繼而號兆終而憤惋何以故以薰爲蕕以白爲

黑故也　君門萬里誰其能一叩之鄙人藉三世之
和饗五稔之澤則其震悼悲憤可勝言哉夫誦者盈
庭薦者累牘謳歌載道尸祝遍城卒之片言可摧泰
山九仞終爲棄井即其計得矣其將謂吾民何其將
謂吾後何要之有生之戹此焉當阨唯徂秋以後獻
歲以前相君喪一夫人殤二公子聞如夫人者一人
又將不起誰其中之幸而失得不入于心強飯如故
無亦孝思無所解懼羅孤憤爲高堂憂即承家之教
移孝爲忠忠不見明孝無間也要之相君年少耳饒
則蘊藉斂則裝揮美則章相文則經緯具曰希有群

材猶可與能至其德性春容器度閎廓雖或名世猶以爲難由此而砥礪裁成司命者其將以退爲進也聞太公因事督過鄙人竊以爲不然周孔何人多口不免毋重耳而望之深也矧扶桑之日天路曼曼蒼蒼涼涼正義和調御之候也竊意相君逡巡退讓一息扶搖屏居武陵爲著書計歷二年所用示不競不求之本心坐待公道大明人心共惜然後出就簿領惟所命之人亦有言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由此而往則皆坦途順風而翔又何有于九萬里都人士及諸父老屬鄙人以碑遺愛不敢以不工辭適使人報命

衛中丞爾布狀百泉詩久負諾責不日圖之非禮具

目附上

馮開之

公殿內計非不佞所敢知要以天馬一斥上聞臧沒超忽復歸首服以是為公謀者衆矣不佞則以公為西極教主故吾在焉視彼儻然任其來去公無預也不佞負疾經年入暑猶甚病痁未已繼以四體皆瘍瘍甚不平繼以欬血乃今形如荷校心如焚膏尚未知所帖席屬俞美長有東歸之役附布其私舍弟屢荷馳情病痠如舊此中情狀美長一一能道之沈太

史已出次於郊猶能一臨其宿草否倘可胥命願豫
爲期逵覲北行今作何狀希併示

屠緯眞

虎林聚首契闊少紓于時徒以干謁相承形骸相索
既復離索四面惘然餞唐入舟痼疾復作歸而掩關
伏枕亦越三時雖郡縣大夫里社父老巷車戸屨跡
不及庭蕪之家弟里居亦以二豎作苦啁啾原上容
不免憂生之嗟疇昔壯心不啻銷亡過半矣胡生將
命入境則足下五七月書疊疊數千言大闡函三爲
一之教不佞蓬心未翦寧詎能相悅而解哉竊惟三

教區分自成周始本之三五以上天下爲公大道之行要皆無爲而化即七佛迭相持世未聞有所建明震旦閻浮淳龎自若殷周茲降禮樂乃興迄于末流以文滅質故玄元反本敦始載清靜以寧壹之悶悶醇醇亦猶行古之道也仲尼北面尊之曰猶龍至矣佛居西極未始與中國通老氏師之孔氏聖之宜必有概于中者世儒爲政紬黃老而迸瞿曇殊不知寒暑異時燥濕異地夏蟲疑氷篤于時者也越距章甫局于地者也大時不齊大方無隅固爲是規規乎要以通時變協地宜則吾儒之資也足下經世出世之

論誠有味乎其言不佞何知夫道一而已矣老氏之
求長生釋氏之離生死則各以道術裂之裂之則亦
一術也非大道也羲黃之在宥天下能仁之普濟衆
生經世則其優爲視席徒轍環無讓矣乃若龍德屈
伸浮雲富貴謂非出世者之爲邪昔弇州有言以老
氏治形佛氏治心不佞足之曰以儒者治世亦此意
也但治形治心不足以盡佛老顏子王佐出於心齋
坐忘殆亦相爲用者耳藉令探之無始則佛統其宗
鎮之無名則老返其朴施之無方則儒適其用淵泉
時出參和不偏三極大中之矩在是矣夫是之謂至

教慎勿以言語文字求之徂暑昔有異徵頻示其狀兼聞大有著作業已成一家言儻然出而私示之庶幾振我聾瞽元美胥命於白岳乃復更期於仲秋茲將遣使申之但得許可願足下建一麾從南海至一時與國或吳明卿李本寧徐茂吳其人胡生大不得意於海陽顧賢丁元父者不絕口其人長者惜不能具資斧祖之龍君御不復相聞聞都人士多口未息是冬入補未爲徵期白榆稾已屬程氏兩生梓之病起始得詮次尚未卒業大約入梓者什九逸者曾無幾何宛陵葬期尚未主卜不佞行年七十九是歲憚於

遠遊足下會葬何時遲速惟命

龍君御

屏跡幾二年所當出無疑蔡掾于今始行計北轅須獻歲乃發歷羊腸而趨大道不亦恢恢乎哉僕負疾經年欬血滋甚遇寒則鬲中不利不無憂生之嗟獨諸草多逸亡未遑成集將若筍之環堵爲一家言二豎陸梁不能就緒或天護其醜有意覆之乎行間二卷具在竟以久疾因循新詩鍛鍊精嚴愈益深造五七言排律才氣逼人昔嘗以中權待君侯此真師中長子也江浙一二州皆地惡獨滁和廣德爲宜儻然

奉檄而南取道錢塘一遡嚴瀨亦一大快事王長公夙有白榆之約秋以爲期僕欲訂明卿本寧長卿茂吳元瑞諸君脩西園故事會長公有事堂斧茲復下徵書計不果矣疾甚即作此書毛颡凡再三廢其情狀可知

陳立父

粤自新都入越奄忽五年不佞衰疾相仍不遑問訊徵書至則避京兆而就蘭臺兩世同朝且淸華賢于焦赫乃今博士君入矣即郎潛何負哉頃博士君胥命嚴陵作十日布衣飲顆然而別不及致書屬門人

方于魯行附此私布

呂玉繩

宛使報命附上白榆社圖驛聞相君首徵書一喜一愠積勞五稔兹始擢之侍從之間道將大行故喜第初日出于暘谷大明始升僕薄晻嵫將為垂老別矣從兹契闊愠不亦宜乎聞主爵虚席以待相君似猶賢于臺省乃今臺省為政率抗直言為高昔人願以忠易良或曰失口要之良得全而忠有闕良固不售其為忠乃徒以亢為忠忠未必皆材忠也相君家法具在其得全全昌者哉排律一章用代贈草一乘北轅

且㢠無能送之以不肖之軀願述平生之言日力不逮不腆饋𩞄敢布之庭主臣不倿

詹吏部

神州仙署不啻太天第都人士之趨下風亦若百谷之王江海不無事矣比來白下論文大率尊六朝而卑千古淵珠山玉嗜各不同第能千古也者不患不能六朝能六朝也者未必其能千古也于時豪舉爲政老詩謹避之耳寧復尚口爲哉聞王交公將以告行果得請乎其未也

汪計部

項以衰絰蒞宗盟莘接深墨之邑即鱅川以文獻特著一見而知亢宗若文之昭爵之季於是乎濟美矣時負不𪗋之疾從事不恭乃其心愈益汲汲昔歲碑先龍驤公墓帥諸長老謁之律以形家當不在登源下舉宗欲建祠事其地亦歸吾宗蓋自鱅川而徙靑谿多好事者嘗有三山之役竟爲築舍道傍之言待其人而後行願公等異日圖之耳聞以度支就留署具在父毋之邦人言仕莫善於郎潛譬之尺蠖非群耳目所及雷師一奮始啓蟄而天飛理有固然公必不薄此矣

余大學元咸

使至㳺承問遺饗德厚矣太夫人年及大耋謹具俚言一軸壽之雖云裞期自今以上皆千秋日也大鄣爲江南第一名山而文獻不足欲爲之志惜太寥寥鄙意須畢索原𪩘之勝以足之庶幾可爲此山增重耳振衣岡欲作一銘屬邵長孺勒之方碑狀其勝槩然必得一石亭冠其上乃可以免風雨霜雪之侵食其云俟渠金陵還與足下經始坐冗宿使五日幸亮不共

吴明卿

丁元父居鄰邑日望杖屨東游公則以無煩東道主辭焉迄今紫氣猶隅三天子都矣敬美郎世長公不免過哀不佞將赴白下慰之然後赴婁江一哭聞公來視郎君入試相遇亦奇適季兒與孫濡遲未發旣則祁寒且至衰年惟恐不勝聞之都人士言公不果至計期星聚竟作參辰獻歲當更圖之亦未可必楚使奉書來命蹩然空谷之音疏文大奇前無古昔江南歲惡斗粟不啻百錢千里嗷嗷糊口猶將不贍魏國就木臨淮召入有年司馬司徒二公難與語此侯歲之稔庶幾共濟者有其人鄉人謂公將爲白岳之

遊誠顧掃除壽宮以待齋宿偶與璽君還報紹介以

聞有懷不盡

陸大宗伯

不佞道昆一切廢閒謁者十年所緣弱弟病痿載之

京口就醫計取歸道于三江並侍几杖既而貧疾速

反竟爽成言歲杪袁履善客新都謂季公無恙使者

將命至始聞先生服期嗟乎泰山有常尊梁甫頹矣

道昆離索且久不啻震于其躬先生友愛肫肫奄忽

異世浸假緣空懸解謂在原何弟行義風節勳名季

公皆足不朽白駒何與修短請以齊物觀之故業久

荒痼疾時作長者之命詎敢不共幸而狀具平生片
言無所溢美即長君手籍佚事卒皆精核周詳掇而
次之即不工非不信也力疾具槀挾日始成盖悉屏
心思所可從事者六時之一耳蔓言冗冗亦幾五千
膂事省文有志未逮即於傳體不合不敢以拙工而
約連城引而直之則惟先生之繩墨在九原可作庶
無遺憾乎哉重問加遺無任跼蹐懼畢方命謹奉文
待詔一圖筐篚梠捲附使歸璧驛聞自　天存問寓
內莫不喁喁竢蒽乞禮成願覩惇史有懷嚮往不盡

願言

又

太上加禮元老特遣所部存問里居比年一再行之乃今海内直以爲千古希覯無亦儀刑典禮交相重而互相成自有停史以來斯爲盛矣道昆蟯局巖穴無繇快覩光儀遥望慶雲亘天自北斗垂於東海第北面稽首稱萬壽東向加額祝萬年耳清秋寥落穡事僅登使者至自雲間乃拜尺一之再道昆惟辱命爲懔懔無能去垢而一洗之猥蒙不斥不馴不程不遠爲幸滋甚寧詎敢望加咳唾傅皮毛乎哉手讀再三有靦欲死公門家教世濟章相中甫高跱作者之

林居然與孝廉君競爽東山北里玄成何足數哉倘
藉寵靈假我筋力秋杪將取道三泖作一乞法比丘
奉足皈依庶幾固無上義則至願也

陸孝廉

徂夏遇喻生聞尊翁無恙衰非之數相見其言同僕
索居餘十年跡䟽心癃第苦不𩏩之疾無繇一致區
區家監西來得尊翁計僕以海內兄弟猶不忍聞足
下斬焉衰絰間寧詎能囬面而釋深墨第尊翁正氣
在宇宙高義在邦家直言在諫書厚澤在開府且也
伯兄在規矩賢子姪在箕裘是皆可以生死存亡父

師百世足下猶然望其孝子之心與故業就荒累
年悉屏鉛槧重以尊翁馮几之命申之宗伯公只一
相加行實具陳直書無飾庶幾得以藉手用追不共
要之宗伯公筆出史家其文省足下筆出家史其事
詳辭從省懼義不彰從詳恐體不協僕寧示朴無寧
掩瑜狂斐不知所裁誠自知其失體有如九原可作
願足下引斤裁之不腆奠之几筵布狀附上

又

不佞雅言文事以言狀人猶之繪事以形狀物狀族
物者什有八九狀異物者什有二三狀神物者什不

一能何以故希有故也中丞公從大宗伯接袵而起于喁同風章之物釆不猶麟鳳龍虎乎哉即付之良工不必速肖不佞拙工也辱命固當長君策駑而齒之駿匿瑕而傳之瑜非不佞所敢知也將命者再至二札數十百言其言壹稟於孝思寧事枝葉顧意朏朏而辭疊疊質有其文三復盖三歎之亟馳里中示家弟貫貫亦伏枕三叩第方僵臥不能贊一辭不佞竊謂古之荆蠻今之岐鎬光天之步如日高春固宜有振起平原羽儀當世則長君其人乎道旁之李有覝木桃幣重瓊瑤報於何有玄壺縞帶如命拜嘉懼

坐不恭蓋非始願所及不佞孅栖久矣不復被章服
以侘田間謹完璧歸薄其附申堊室副封私布不任
主臣

又

當世人文之盛跂建元而躐開元正嘉以來兩端爲
政師心者自爲周孔剖心者自爲逢干耳視侲侲不
惕則墨一二執政從而厭薄之高揵者乘之毋于忌
諱猶之慕膻之蟻膻亡與亡散而之他惟恐留滯乃
今環視寓內安得歸然獨立若而人哉不佞一病十
年則天限之矣家弟少年狂態亦涉不羈顧其志恭

其氣浮中年而患疲癃蓋亦天之放民也近習長君
高義僅於一狀三劄得所未聞居然南國有人非直
中丞公有子而已秋杪擬過婁江哭敬美逝將相期
於三泖招提倘出廬居可作一宿之會苐子舍將舉
孫矣遲速尚未可知大遲則近歲寒必春二月乃可
神交既訂嚮往爲勞凡百當面布

趙少宰

上方嚴事　高廟乃命端尹以少宰宰故都彼其耳
視者或將以出入校重輕以南北校遲疾非然也宰
公之取重不必在朝端而其不疾而速者不必在跬

步不然海內日幾幾以執政望之久矣奚搏羊角而南爲昔因弟子及門幸得紹介之再旣自京口還歙宰公亦以召命北行不佞卧病終年不遑聞問適門下士汪宗姬復監肅狀起居秋後携季兒入成均城南招提庶幾可卜良覿凡百尚需面布

張督府

明公以鴻漸之翼搏扶搖而上之不佞啁啾蓬藋間可望而不可即重以衰頹疾苦一切絕境外交大司馬爲明公肺腑親習聞高義即跂翹嚮往不遑自通近得薊門書則奉明公命而以大司馬遐疏屬序不

佞廢故業久矣且病也嘔血孱弱不支重辱命無敢辭力疾草若干言以求塞責即蓟使還報不敢徑附一札而蹈不專適長兒以援例北行因得以通家子謁大司馬且將詣蓟門稱謝願因大司馬紹介而見之轅門癡兒不讀父書過時始就佔僤然猶不事章句竊窺六義爲兒童嗚吠犬奔豚皆是物也儻與其進願以法言繩之戚少保受知特深奄忽即世聞病革無以爲湯藥費身後愈益寥寥即數奇不若飛將軍而食貧以歿過之矣初連葬地誰能從海上乞一抔土哉當其從譚襄敏公列亭障召戍守南兵入㲄

者居多迄今且二十年募者故而代者新發率驕驕弛矣然南兵之足賴者氣也其氣故壯視土著不啻兼人浸折之則銷暴折之則激縱之則不掉養而練之則可必有功不佞故嘗待罪行間與二三君子同心一體雅聞明公集思廣益虛已受人言涉未同不敢不盡極知唐突無任主臣

李少宗伯

疇昔從太史公都市游得之目成者什九公方推先大夫之愛一眄先之相與莫逆于心無庸聲音笑貌爲也家食十五年所墐若昆蟲獨從丘里聞公就陪

京貳宗伯時而踴躍幸然藉　高廟之靈逝將携季息入成均庶得通名謁者從王山人持申命之辱儼然以文事屬之先以溫辭重以厚幣不佞喟然踧踖不越丘樊乃今搏我以扶搖饗我以鍾鼓不任明矣竊惟先宗伯公以下奕世名家不佞備在通家無能爲役公復繩郢沔二君子以匡不佞不佞則何敢辭公旦夕上程書　譽命逮于三代王父無論墓表直當作神道碑矣使者謂公有　召命不得固留于其行肅此以謝不敏他日脫槀當專力上之

潘秘書

不佞一病十年騷騷愈甚逝將養餘生屏苛禮一切
謝境外交執事簪筆掖垣西清應制自唐供奉以往
此其代興稽古之榮于斯至矣即伏枕聞之有起色
吾黨幸哉所不以一札相聞未嘗自絕茅都門無片
牘久矣幸毋以北山見猜長兒不讀父書猶之放豚
吠犬今始從事佔畢薄章句而剽聲詩則以犢鼻市
中柰何出逢掖下將輸將作列籍成均不佞茅避不
祥聽之而已兒故泛駕既壯稍馴戒之勿伺縣簿之
門懼自偵者將謂爲乃翁往耳沙堤屬目者衆動輒
因形吠聲不佞將令掃門嫌于多熱抑或過門不入

則豈塗人子邪私布衷言高明幸詧

周督學

自不佞牧南雍州先後三十年所都人士親不佞如夙昔不佞何脩而得此哉比明公起家輦下相從出入私心如結不贍而親及得請歸寧家食而歎帝力居廬伏枕歲盡如馳明公德業文章高視千古頃聞登國士主賓興以人事君茲其始發乃令秉功令蒞中州河洛人文再覩成周之盛是惟楚產且于故吏有光期迫及爪聞尚未代屬海陽丁令君有出疆之使專力附之借行幸一通名私布心曲隣邑仰令君

若父毋近屬及門者若而人令君雅言同升皆楚材
惟于明公莫逆以故因之紹介即亟唐突不辯屬出
位有嫌未敢舉贄路車出境當修不腆以布未將惟
高明照察

俞羨長

足下書三至一何惓惓丁元父以不弔其亡孺人之
故嗛嗛足下之疏相見計驩然矣迄今未得選日時
或攖心足下新詩似無加于疇昔無亦締造多事僅
以餘力應之邪僕望足下者甚殷而禹金則以僕許
足下者過當竿頭進步足下幸勿忘王長公進上卿

足爲吾黨赤幟四海九州之大竟不能容一詞臣又何褊也吳翁晉見容其步彝不讓徐庾特猶滯諸生未得投鞭釋羈耳八月家弟病甚幾至不支近始就平陵焉猶故閒歲有河豚之興或取道覓足下陽羨閒王生歸草草私布不具

周國雝

自昔稱相知者不必生同時居同域也或千古而神遇或千里而神交聲應氣求于喁倡和猶風之噫竅鶴之鳴陰吾黨其庶幾矣不佞索居荒僻僅從海內耳視使君頃得露布一童則又以耳臣目浮所聞千

仍矣屬方生入蜀冒昧通名不自意得當使君相視莫逆猥云嚮往有日直將加章甫於越人傾耳下風汗流浹背竊惟詩書異教升降異齊風雅之變極於唐典則之貽窮于漢　明猶盤古玄黃截分稱詩不謂無人比事難與道古使君之詩不槪見頃從方生懷袖一見之二札加遺宛在三史二京之上前塗九萬將負青天俯而比翼鸞鳩有亂羣而橋耳不佞結髮通籍中歲服勤頃家食十餘年困于二豎有志未逮司命殆將錮之歲月坐馳偃蹇待盡經國大業端有望于使君雅聞西極至人願卒爲弟子

周元孚

僕從海內嚮往二曆公有年矣第出入背馳未奉赤烏顧始得公于著論既得公于建言乃若宥密深譚甚奧妙解庶幾乎得公之萬一矣家食且久名氏不通于四方比年疢疾頻仍自任疏節猶之乎昆蟲在墐不聞雷聲屬舍弟道會負疾金陵偶得一望顏色始知公之急僕亦猶僕之急公第僕坐啞餘自甘蝸殼豈膚寸亦作雲氣能致神龍之一眄乎昔云千里比鄰乃今則千古猶旦暮也秋後擬携季兒受業函丈于時久亢不雨懼復無年衰白不任畏塗且復次

且如故屬蒼頭往省家弟紹介自通凡諸勳烈聲名
皆出緒餘無敢緩頰高明諒察

江計部

公就徵事竊計繡衣持斧出矣計部閒曹留都散地
得無歎陸沉乎要以不失故吾無問推轂當世居言
責者豈盡三代之英抑或浮慕敢言以退爲進視彼
捫舌者大有徑庭律之傷國體攖人心其失等耳秋
朝徑趨省署節勞省費居多由是五稔可得專城頳
陽勳名當不出淮陽下屬郎君入子舍謹勒狀私布
之

王眞人

僕事佛無驗乃歸故吾先司馬嘗慕長生亦竟無驗僕用以爲鑒絕口不談得吳使君書殆然而振空谷聞以大道導以至人如聞獅子吼遇白牛車所不偏動徧踊者非有情也適閉門治疾期以仲秋出門良覯在茲遇而不遇天無幸明矣方敬之于僕莫逆志在烟霞奄忽淪亡惜也郎君居亳州恐不任護持之役夫既有成言矣試一一就之舫弟凝兒不能肅客倘然信宿願解一日之期屈過函中一談

涂眞人

凡夫結髮始仕直以章句求儒既壯竊聞高譚直以聲聞求佛中歲求端于心性未窺其藩畢弃曲學小乘猥自以爲聞道卒之支離扞格卻步不前漫衍無家自任天放斑白而語愈失矣劉少仙見客一見而定方外交于時幸得聞一二緒言不啻雷聲啓蟄凡夫蚩蚩耳何脩而得此哉龍沙已及昌期賴真人爲盟主少仙有事壇坫息駕函中重以龍象寵靈豫徵夢卜屬宗人子西逆牛車倘然紫氣東來凡夫願供几杖之役茲出梵天入魔境游戲三昧是謂真人凡夫日望之矣西面屏息不盡願言

太函集卷之一百三